

东西洋考中之针路

张礼千 著

新加坡南洋书局印行



東西
洋
攷
中
之
針

卷之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Studies on the Course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eas in "T'ung Hsi Yang K'ao,"
By Chang Li-ch'ien.

翻印
必究

版權
所有

南洋研究
叢書之二

東西洋攷中之針路 全一冊

每冊定價叻幣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者 張 禮 千

編輯者 南洋編譯所

發行者 南洋書局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南洋書局有限公司

新嘉坡羅敏申路六十八號B
吉隆坡馬六甲檳城吧城仰光

許序

昔年爲合編星洲十年一書，余自暹羅南下至星，與張君禮千、姚君梓良同叙一室。公餘之暇，每以南洋史地研究相質疑，氣味相投，志趣盎然，於是遂有集合海內外研究南洋諸學者，組織中國南洋學會之舉。一九四〇年春，學會成立，當即創刊學報，以推動國人對南洋學術作專門研究之風氣，以打破往日拾人牙慧，故步自封之陋習，與國際學術界相切磋。翌年冬，張君應召赴渝，未既而太平洋戰事爆發，兩地音信遂絕。星洲淪陷後，余卽渡於逃命，研究中輟。惟張君則於陪都，積極開倡南洋研究之風氣，實地推動專門機關之設立，四年來成效卓著，良可喜也！今夏，余復自暹南返，主南洋編譯所出版事，而張君亦以國立東方語文學校任務自渝飛星，乃得握晤，促膝長談。蒙以近著東西洋攷中之針路一稿見示，余讀而好之，因爲其修訂而付剞劂，以供同好。

夫我國與南洋之交通，盛於明代，顧明代南洋各國，地望多未確指，譯名每相混譌，致讀史有瞶索盲行之感，行文增翻檢攷訂之勞。學者善之。張燮東西洋攷一書，其針路之著錄，貢獻與吾人者甚大，顧東西學者雖有利用者，而吾國人則反多茫然，究何故歟？竊飛機巨礮，吾人須抑給於外國，豈史籍攷

訂，亦須假手於他人乎？微張君此作，誠無以自解也！

攷南洋古稱南海，源流甚古，漢劉熙釋名已見著錄，晉唐以還，史不絕書，至明代始有東西洋之稱，清初則又轉爲東南洋及南洋，見倫炯海國聞見錄，中葉而後始概稱南洋耳。至東西洋之分界，據東西洋攷載：『文萊，卽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然則兩洋何以必須文萊（Brunai）爲之分界，則未詳也。昔高桑氏於其赤土國攷（載 *Singaku Zasshi*, Vol. XXXI (1920) No. 7, pp. 573-578）引克勞福氏（Crawford's Descriptive Dictionary, p. 238）及玉爾氏等（Yule & Burnell's Hobson Jobson, p. 984.）之言，謂馬來人稱其東方諸國曰『下風之地』，西方曰『上風之地』，而波斯航海家則以印度半島尖端以西曰『上風之地』，以東曰『下風之地』，遂以爲明人之分東西洋者，亦應依馬來波斯之俗，以風向爲準則。然則與文萊何涉，而必以爲兩洋之分界哉？或以爲兩洋之分，實兩大貿易航線耳，卽所謂『東洋針路』與『西洋針路』者。（見 Dr. Tsudoi's *About the Countries in the China and the Indian Ocean Known to the Chinese in Ming Period.*）載 *Toyo Gakugei Zasshi*, No. 256.）似較可取，乃未詳其理。竊思西洋針路，自福建出發抵馬來半島，取蘇門答刺，轉東經爪哇，峇厘，而達地閣（Timor），或更繞婆羅洲西南而返，沿途商港連接，無曠程迂道，其沿婆羅洲北返者，決不擬更越

文萊而東，西洋以是而止。至於東洋針路，經澎湖台灣而達呂宋，因急欲東航，故由自而南，越蘇祿海，直取西里伯，東達美洛居，(Molucca) 而返，沿途亦均商港連接，惟自蘇祿而東，不若西洋之密耳。若自美洛居南下，固亦可達西洋針路之地，顧其航途所經，均叢爾荒島，無貿易價值，且欲繞道西洋而返，航程亦嫌久長；其返抵文萊者，經美洛居之航程頗涉，已感疲憊，歸心如箭，自更不欲再涉西洋，曠延時日矣，東洋緣是而盡也。要不然者，呂宋東岸何以卒無航線，而美洛居以東，亦終不發達哉？

張君於攷訂之際，先舉地名還原與閩南方音之關係，詳加列論，此尤爲國內不諳閩南方音之學者向所忽視之點也。西班牙典籍中之 Limahong，固明爲閩南方音「林阿鳳」之對音，乃妄譯作李馬奔；明史和蘭傳中之高文律，亦明爲荷文 Commandeur 一職銜之閩南方音譯，竟強斷其爲華人之依附和蘭者，甚矣哉中國方音之誤人也。故吾人實不能無方言知識，張君閩南方音之辨，實對症之藥石也。其所舉通轉之例凡八：

(一) B 輒讀如 M，故 Bogor 作茂物。

(二) D 輒讀如 L，或如 N，故 Durian 作榴蓮，Datu 作那督。

(三) P 在 u 或 c 之前，可讀如 F，故 Pulau (島) 得轉爲 Kulau，如古老石。

(四) Ta 與 Da 不分，閩僑常譯以「礁」字，粵僑輒作「打」字。

(五) H 可讀如 F，故 Johore 曰柔佛，反之，F 可讀如 H，故 France 曰和蘭西。

(六) R 收聲可轉爲 N，故 Timor 曰地悶。

(七) 讀 F 如 P，故『飛』讀 Poe，而『分』讀 fun 者，F 與 H 相通也。

(八) 讀 N 如 L，故『年』曰 Lian。

閩南方言之研究，余昔年頗感興趣，嘗草十五音研究一文，發表於南洋學報創刊號，檢討閩南方音之價值，聲母凡一十有四，而韻母則多至七十有九，張君僅論其聲母，茲就管窺，略抒愚見，以就正於張君並海內外通人焉。

按閩南方音之聲母，雖僅下列 p, ph, b, k, kh, g, h, t, th, l, c, ch, s, j 十四音，但非無 m, ng,

n, ts, ts' 等音，惟每與 b, g, l, c, ch 等相混，而爲閩南人認作同音耳。惟據語音學原理，論其通轉之道固無異也。惟張君所舉，尙未完備，且略有倒因爲果之嫌，茲爲增訂如次：

(一) 因 M 轉 B (非 B 作 M) 故『文』讀作 bun，M, B 皆雙唇濁音，M 失鼻音卽成 B，故轉變甚自然。B 亦有混作 P 者，如 Tuban 作杜，乃濁轉清耳。

(二) D 轉作 L (無轉 N 者) 故 Datu 譯作那督，閩音讀如 Latu D L 皆以舌尖抵齦之濁音，閩南人不慣發 D，故訛作 L，不足怪也。

(三) N 混作 L，故你曰 ni，年曰 lian，但亦作 nian，N 與 L 同以舌尖抵齦，所差者鼻音耳。

(四) D T 不分者，清濁相混耳，亦以閩南無 D 音故；至以『礁』譯 tsa 或 tsa 者，則又 ts 之訛 T 者也。

(五) F 作 H，亦作 P，以閩南無齒唇磨擦，而訛作喉音或雙唇爆發音耳。

(六) Ts 與 c 混，惟仍有可辨者，如『莊』曰 tseng『子』cam，非全混也。

(七) Ts' 與 ch 混，故村曰 chun，春亦曰 chun，故但開口韻亦有分者，如菜曰 ts'ai。

(八) C 化作 K，故基曰 ki，雞曰 kie，蓋舌前退爲舌根耳。

(九) Ch 化作 kh，故強曰 khiaŋ，丘曰 khū，亦舌前退爲舌根也。

(十) H 轉作 K，或失去其音值，如猴曰 kaō，黃曰 nie，但其例不多。

(十一) Sh 化作 H，故香曰 hiang，亦有化作 kh，如許曰 kho，惟例較少。

(十二) W, y, en 均得轉爲 u，如吳曰 go，元曰 guan，牛曰 gu，惟 Malayu 之作『牛來由』者，非馬作牛，實自

舊譯『巫來由』之巫字讀作 u 而譌耳。

此外尚有二奇異之例，以 B 代 L，卽讀『聯』曰 *lian*，雖乖語音通轉之理，然爲店號常用之字，以及張君所舉 P 在 O 或 U 前，得作 K 之說，如 *Kampong* 之作監光，*Pontianak* 之作坤甸等，亦須視爲例外。因語音學上無通轉之理，始起自疏懶，致使雙唇爆發，退化而成舌根爆發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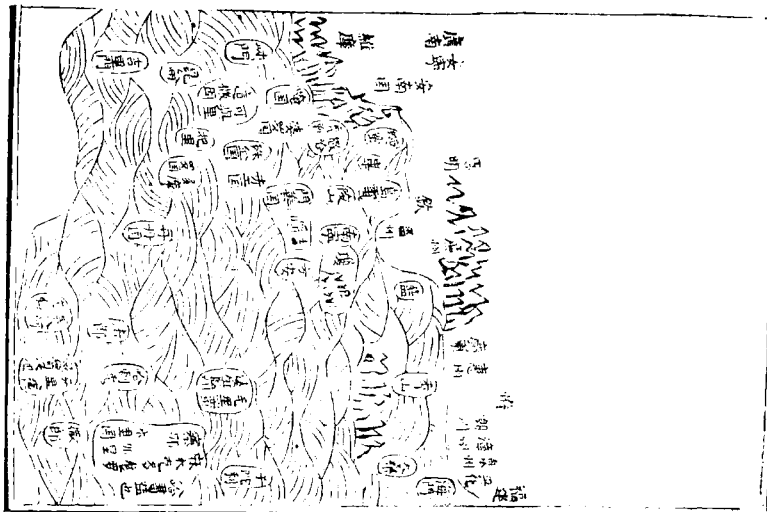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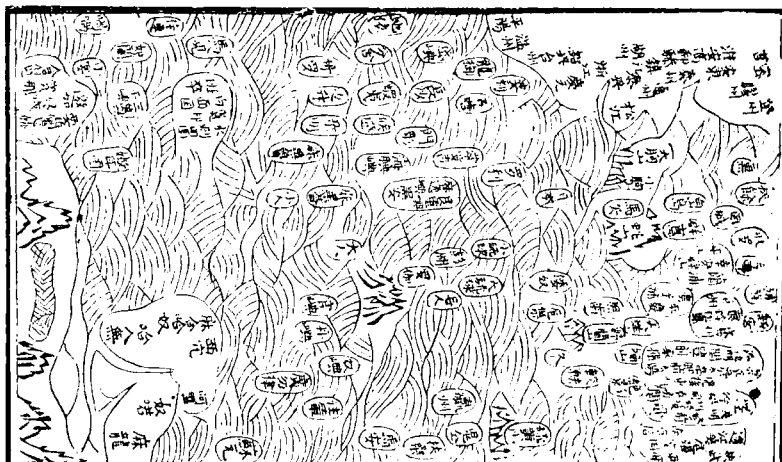
攷閩南方音較近於古，惟亦因變遷而聲母漸少，但收韻之陰陽入三聲分明，遠非他處方音所能比擬者，故其譯寫外國語文，時能曲達其詰屈聲牙之妙，所惜者音值不全備耳。今南洋各屬地名，大率皆依閩南方音譯寫，讀此書所攷，得知其歷史之因素，閩南僑胞之南渡拓殖，由來久矣，其分佈之寥濶荒遠，尤足多也！古代載籍，且多爲閩南人士所撰述，若張燮龍溪人也，若何喬遠晉江人也，著有名山藏（二六卷），若王大海漳州人也，（著有海島逸志），而宋趙汝适則福建提舉市舶使也，（著諸蕃志二卷），閩南人士理宜多加注意，揣摩而整理之，不亦事半功倍，何煩乎外方學者之越俎代庖耶？是余讀張君此作之又一感觸也。

茲稿付手民，余樂而序之，至其治學之勤，攷訂之精，讀者可自得之，固無待余之贅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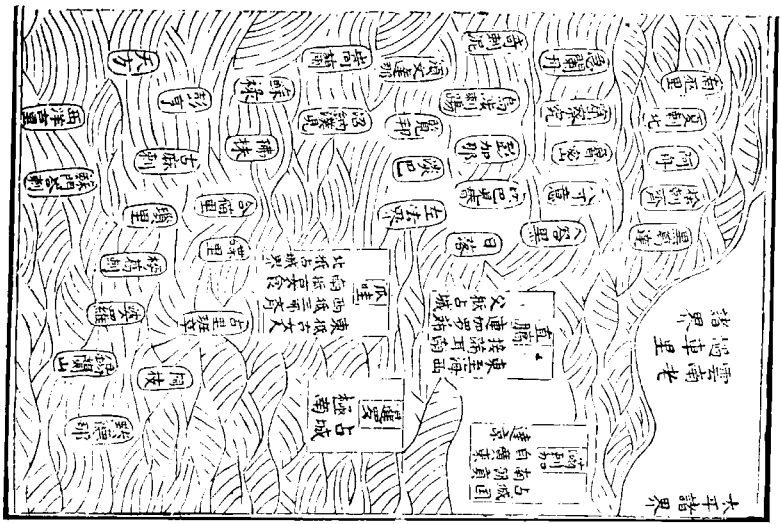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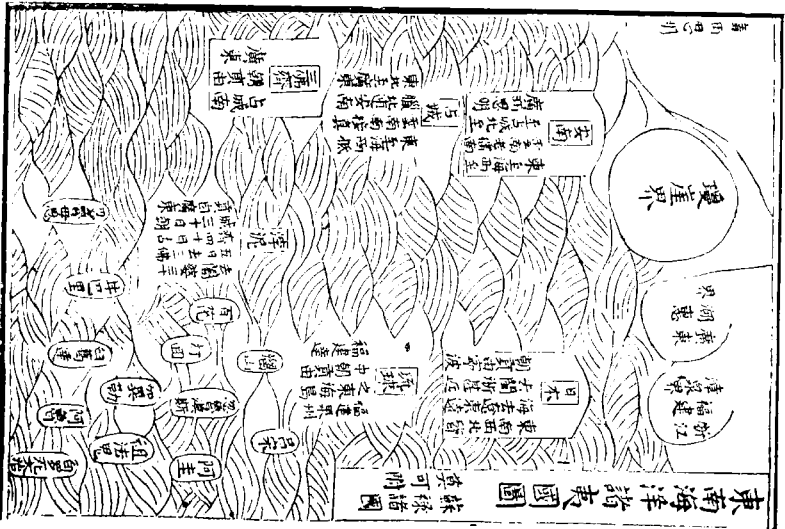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許雲樵序於新嘉坡南洋編譯所。

東西南海夷諸國總圖

中風遠下需難ノ里載



東南海洋諸夷國圖 蘇祿諸國 附圖



東西洋攷中之針路目錄

許序

原刻本東西洋考地圖三幅

頁數

一 緒論

一

二 向

二

三 更

三

四 地名還原

四

五 針路銓釋

一〇

子 內港水程

一〇

丑 西洋針路

一〇

寅 東洋針路

二九

卯 東番

三四

六 結

論

三五

東西洋攷中之針路

一 緒 言

龍溪張燮撰次之東西洋考（成於一六一七年），荷人格命威爾曾遙譯其一小部份，發表於一八七六年之南洋群島文獻錄中。（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嗣後非列蒲斯、伯希和、鄂盧梭、柔克義等，亦間或提及，故此書受西方漢學家之注意，已約七十年。惟原書係輯集有關南海之著作而成，內容不免蕪雜，間有附會如大泥與淳泥之相混，爪哇西北邊之Serang誤爲錫蘭，其最著者也。考據家以其究非原始資料，實未嘗重視之。然其中卷九之舟師考，確係經驗之結晶，頗有研究價值，今憑管見所及，作一簡釋。所苦者，抗戰期間，寓中圖書有限，借圖閱易。近代之外文詳細南洋地圖既難覓得，非列蒲斯發表於王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學報中之地圖（一八八五與一八八六年刊），亦無從參閱。而余所依據之東西洋考又係國學基本叢書版，是以所釋，自知罣誤，茲應友囑，始敢發表，詳盡之作，容俟異日。

二 向

昔日航海，全恃針位，即舟師考中所謂：「或單用，或指兩間，憑其所響，蕩舟以行」是也，此種針位，今雖未見，然不難按

其所誌之方向知之，

其法畫一圓

周，依天干地

支八卦

五行（

戊己屬

土據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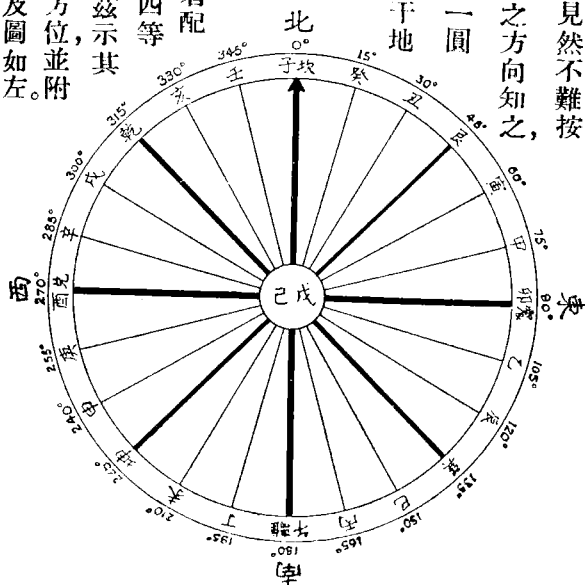
央（四者配

成二十四等

分，便得，茲示其

相對之方位，並附

以度數及圖如左。



子與坎正北〇度	午與離正南一八〇度
卯與震正東九〇	酉與兌正西二七〇
辰東北四五	坤西南二二五
巽東南一三五	乾西北三一五
癸北偏東一五	丁南偏西一九五
丑東北偏北三〇	未西南偏南二一〇
寅東北偏東六〇	申西南偏西二四〇
甲東偏北七五	庚西偏南二五五
乙東偏偏一〇五	辛西偏北二八五
辰東南偏東一二〇	戌西北偏西三〇〇
巳東南偏南一五〇	亥西北偏北三三〇
丙南偏東一六五	壬北偏西三四五

單用時，其向至明，毋須贅述。指兩間時，密爾斯 (J. V. Mills) 曾定三種解說，謂以辰巽向爲例：
(一) 先辰(一一〇度)後巽(一三五度)；(二) 辰巽中央，即取二者度數和折半(一二七度半)之方向；
(三) 蕩舟於辰巽之間。余認二三兩說，並非確論，例如從交阯洋至清華港，用未申針，若折半之，即單坤針。然在針路中，僅用取未申者，具見其航向之不取未申中央，即單坤也明矣。又如從赤坎山至暹羅之航程中，自真嶼至大橫山一段，用庚戌針，此時航向，既不能取中央，更難蕩舟於二者之間，勢非先向西偏南(庚)行，繼向西北偏西(戌)行不可。蓋由真嶼至橫山，須繞東寨海角 (Pt. Canan) 耳。

三 更

在西洋朝貢典錄之舊港條中，黃省曾註六十里爲一更，在海島逸誌之噶喇吧條中，王大海謂自廈島至嶼城 (吧城) 計水程二百八十更，每更五十里，伯希和根據黃註，推定一更約有二十五公里，其數極爲近似，而舟師考中更與「更」以明確之定義，謂準一晝夜風利所至爲十更。西方學者，因忽畧「風利」二字，輒謂由更計里，難得確數。此言之不合事實，即可以針路中所載之行程辨之，例如從崑崙山至六坤，用辛酉針，計二十八更，即共行七百公里，余以愛丁堡地理研究院印行之南洋地圖核之，方

向距離兩均相符。余初疑其偶然巧合，不足爲憑，乃再以他條試之，如從崑崙山用坤未針三十更取斗嶼，又用丁午針五更取彭亨國，此段行程共計八七五公里，核以上述地圖，由崑崙山至彭亨港口之 Pekan（余考爲梁書扶南傳中之毗騫），確有如此距離也。余謂舟師考中之針路，係經驗之結晶，其理在此，然諸地間之距離短，針位變動多，或以交趾洋、七洲洋等爲出發點時，則每不正確，因此余就針路所述，姑可得一結論：卽凡直航與長距離之行程，其向與更，類多同。今圖符合，如沿海岸行，或循淺沙島嶼，或以大洋爲起點，則因難曲轉折，彎測定所之故，其向與更，證之今圖，則有出入。至風向與航速之關係，反並不嚴重，蓋昔日海舶南行，必俟汛風，故自閩粵往恆在陰歷十月至一月之北風時期，自南洋回，恆在陰歷四月至七月之南風時期，我人試究鄭和七次下西洋之時日，足爲此說佐證。

四 地名還原

南洋今昔地名之閩南讀音，實有研究必要，苟能綜合而博考之，或可推定最初移殖馬來細亞之華僑係閩南人也。東西洋考針路中之地名，其來源至爲複雜，惟以著者之籍隸閩南，則其中涵有不少閩音地名，毫無疑問。茲就閩音特殊之點，舉例簡述分錄於次：

(1) B 輒讀如 M 故 Surabaya 閩僑統呼泗里末（海島逸誌作泗里猫），簡稱泗水。Bogor 讀如